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八十九 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八十四

張 璉 胡 鐸

桂 萼

方獻夫

夏 言

張璉字秉用永嘉人舉於鄉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
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

璉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世宗初踐阼議
追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却璉時在部
觀政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
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
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夫
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
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

立為嗣養之官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
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
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
為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
為嗣養之官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
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
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
恐于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聖考止生陛下

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
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以
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
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
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
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
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
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

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璉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
矣亟下廷臣議廷臣大怪駭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執
如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稱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
而泣欲避位歸藩璉乃著大禮或問上之帝於是連駁
禮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本
生父興獻帝璉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議且寢
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汪俊代
毛澄為禮部執如澄璉乃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

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比與為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睹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為歎既而加稱為帝謂陛下心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

敢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帝為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覺陷以不考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命未達兩人及黃宗明

黃綰復合疏力爭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稱
既定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曰
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
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為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
中矣帝益心動趣召二人五月抵都復條上七事衆洶
洶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璵閱數日始朝給事御史張
紳鄭本公等連章力攻帝益不悅特授二人翰林學士
二人力辭且請面折廷臣之非給事御史李學曾吉棠

等言璉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為學士累聖
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書帝責學曾
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亦請置璉萼於理
語人曰得俞旨便捶殺之帝責以朋奸亦令對狀璉萼
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闕哭爭盡繫
詔獄予杖死杖下者十餘人貶竄相繼由是璉等勢大
張其年九月卒用其議定尊稱帝益眷倚璉萼璉萼益
恃寵讐廷臣舉朝士大夫咸切齒此數人矣四年冬大

禮集議成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後議世廟神道廟樂武

舞及太后謁廟帝率倚璉言而決璉緣飾經文委曲當

帝意帝益罷之璉急圖柄用為大學士費宏所抑遂與

萼連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即放五年七月璉以

省墓請既辭朝帝復用為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

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

用邪人帝怒切責之兩京御史解一貫給事張錄方紀

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聽尋進璉左侍郎復

與萼攻費宏明年二月興王邦奇獄構陷楊廷和等宏
及石瑄同日罷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璉言昔議
禮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之將以
次去臣等澤乃得留居三日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
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
目故要畧方進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
引疾求退以要帝帝優詔慰留吏部闕尚書推前尚書
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闕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和以

俸深爭璫言宇且乃楊廷和黨而仁和亦不宜自薦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璫積怒廷臣日謀報復會山西巡按馬錄治反賊李福達獄詞連武定侯郭勛法司讞如錄擬璫讒於帝謂廷臣以議禮故陷勛帝果疑諸臣朋比乃命璫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獻夫署大理覆讞盡反其獄傾諸異己者大臣顏頤壽聶賢以下咸被榜掠錄等坐罪遠竄帝益以為能獎勞之便殿賚二品服三代封誥京察及言官互糾已

黜御史十三人璉掌憲復請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憲
綱七條鉗束巡按御史其年冬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年耳楊一清為首輔翟
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璉嘗諭璉朕有密諭毋泄朕與
卿帖悉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璉
二章文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等璉初
拜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並列璉深恨及侍讀汪佃講
洪範不稱旨帝令外補璉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

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

由是翰苑為空七年正月帝視朝見璉萼班兵部尚書

李承勛下意噉之一清因請加散官手勅加二人乃太

子太保璉辭以未建青宮官不當設乃更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一清再相頗由璉萼力傾心下二人而

璉終以壓於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齬指揮聶能遷

劾璉璉欲置之死一清擬旨稍輕璉益恨斥一清為奸

人鄙夫一清再疏引退且刺璫隱情帝手勅慰留因極
言璫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歎息璫見帝忽暴其短
頗愧沮八年秋給事中孫應奎劾一清萼并及璫其同
官王準復劾璫私參將陳璠宜斥璫乞休者再語多陰
詆一清帝乃褒諭璫而給事中陸粲復劾其擅作威福
報復恩怨帝大感悟立罷璫頃之其黨霍韜力攻一清
微為璫白璫行抵天津帝命行人齎手勅召還一清遂
罷去璫為首輔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

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分祭天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議祀高禩議文廟設主更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南向議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奏必下璫議顧帝取獨斷璫言亦不盡入其諫罷太宗配天三四往復卒弗能止也十年二月璫以名嫌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恭茂御書四大字賜焉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未有以發納彭澤言構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

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伎罔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
賢交章劾之帝諭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慚去未幾遣
行人齎勅召之明年三月還朝言已擢禮部尚書益用
事李時翟鑾在閣方獻夫繼入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
時矣八月彗星見東井帝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
都給事中魏良弼詆孚敬奸孚敬言良弼以濫舉京營
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
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

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黿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勅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十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齋勅召四月還朝六月彗星復見畢昴間乞避位不許明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初潞州陳卿亂孚敬主用兵賊竟滅大同再亂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為總督師久無功其後亂定代王請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諭令與言交好而

遣黃綰之大同相機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
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
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萼獻夫韜綰等帝詰責
之乃復起視事帝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為齋
居所命輔臣賦詩孚敬及時各為四首以上已數召見
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賜尊宰而與
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又遣中官賜
藥餌手勅言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已所服者

賜卿孚敬幸得溫諭遂屢疏乞骸骨命行人御醫護歸
有司給廩隸如制明年五月帝復遣錦衣官齎手勅視
疾趣其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十八年二月卒帝在
承天聞之傷悼不已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
亦時進謹言帝欲坐張延齡反族其家孚敬諍曰延齡
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及秋盡當論孚敬上
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
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

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
耶帝故為重語愒止乎敬而乎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
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他若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
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賊吏一時苞
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
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
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
諡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諡文忠贈太師時有胡鐸者

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

嘉靖初遷湖廣參政累官南京太僕卿鐸與璉同舉於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王與璉合璉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為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璉議遂上旋被

召鐸方服闋赴京璉又要同疏鐸復書謝之且與辨繼
統之義大禮既定鐸又貽書勸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
之福璉不能從鐸與王守仁同鄉不宗其學與璉同以
考獻王為是不與同進然其辨繼統謂國統絕而立君
寓立賢之意蓋大謬云

桂萼字子實饒州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丹徒知縣
性剛使氣屢忤上官調青田不赴用薦起知武康復忤
上官下吏嘉靖初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世宗

欲尊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稱興獻王為帝妃為興國太
后頒詔二歲矣萼與張璫同官乃以二年十一月上疏
曰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
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
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為人後之非而滅
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於慈壽太后
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璫霍韜獻議
論者指為干進逆箱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切念陛

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也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

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
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
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帝大喜明年
正月手批議行三月芻復上疏曰自古帝王相傳統為
重嗣為輕故高皇帝法前王著兄終弟及之訓陛下承
祖宗大統正遵高皇帝制執政乃無故任己私背祖訓
其為不道尚可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伺陛下至
情不已則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親不在於皇

不皇惟在於考不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
徽稱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為無父人矣逆倫悖義
如此猶可使與斯議哉與璵疏並上帝益大喜召赴京
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為不道且欲不
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召命下衆益駭愕羣
起排擊帝不為動萼復偕璵論列不已遂召為翰林學
士卒用其言萼自是受知特深四年春給事中柯維熊
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

也遠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張璠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
闕諸臣多死徒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遣竊以為罰過
重矣萼璠遂求去優詔慰留尋進詹事兼翰林學士議
世廟神道及太后謁廟禮復排廷議希合帝旨帝益以
為賢兩人氣益盛而閣臣抑之不令與諸翰林等兩人
乃連章攻費宏并石瑄齟之去給事中陳洸犯重辟萼
與尚書趙鑑攘臂爭為南京給事中所劾不問嘗陳時
政請預蠲六年田租更登極初宿弊寬登聞鼓禁約復

塞上開中制懲奸徒阻絕養濟院聽窮民耕城垣陬地
停外吏赴部考滿申聖敬廣聖孝凡數事多議行六年
三月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時方京察南京言官拾
遺及萼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
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
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清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
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
出憲宗文集春欲媚言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

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
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芻言趣令速舉給事御史
爭之並奪俸春等乃以御史儲良才四人等名上帝獨
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
復黜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給事中顧濬等數人乃
已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是月拜禮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芻始甫踰月遷吏部尚
書賜銀章二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令密封言事與

輔臣埒七年正月手勅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萼既得志日以報怨為事陳九疇李福達陳沈之獄先後株連彭澤馬錄葉應驄等甚衆或被陷至謫戍廷臣莫不畏其兇威獨疏薦建言獲罪鄧繼曾季本等因事貶謫黃國用劉秉鑑等諸人得量移世亦稍以此賢萼然王守仁之起也萼實薦之已銜其不附已力齟齬及守仁卒極言醜詆奪其世封諸卹典皆不予八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

初萼璵赴召廷臣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捶殺之走武定侯郭勛家以免勛遂與深相結亦蒙帝眷典禁兵久之勛奸狀大露璵霍韜力庇勛萼知帝已惡之獨疏其兇暴貪狡數事勛遂獲罪楊一清為首輔持重璵萼好紛更且惡其壓已遂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請鑒別三臣賢否詆萼最力帝已疑萼令滌宿愆全君臣終始之義萼乃大懼疏辨且稱疾乞休帝報曰卿行事須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因劾

萼舉私人李夢鶴為御醫詔下吏部言夢鶴由考選無私帝終以為疑命太醫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給事中陸粲極論其罪并言夢鶴家人與萼家人周序班桂林居間行賄事奏入帝大悟立奪萼官以尚書致仕璉亦罷政帝復列二人罪狀詔廷臣畧言其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所為事端昭然衆見而萼尤甚法當置典刑特寬貸之遂下夢鶴等法司皆首服無何霍韜兩疏訟萼言一清與法司構成萼贓罪一清遂去位刑部尚書周

倫調南京郎中員外皆奪職會法司及錦衣鎮撫官再
讞乃言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詔削夢鶴林籍從
周論罪萼復散官是時璉已召還史館儒士蔡圻知帝
必復萼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勅令撫按官趣上道
萼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
麼敢與聞耶并圻下吏明年四月還朝盡復所奪官仍
參機務萼初銳意功名勇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摧抑氣
為之懾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帝輒優旨慰留

十年正月得請歸卒於家贈太傅諡文襄萼所論奏帝
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卦禮月令及進禹貢圖輿地圖
說皆有裨君德時政性猜狠好排異己以故不為物論
所容始與璉相得歡甚比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生而孤弱冠舉弘治十八年進
士改庶吉士乞歸養母遂丁母憂正德中授禮部主事
調吏部進員外郎與主事王守仁論學悅之遂請為弟
子尋謝病歸讀書西樵山中者十年嘉靖改元夏還朝

道聞大禮議未定草疏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

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嘗立之為子子嘗事之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為考豈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為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為

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

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馬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

子思以為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

矣疏具見廷臣方觝排異議懼不敢上為桂萼所見與
席書疏並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議廷臣遂目獻夫為
奸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假既不得請則進大
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時已召張璉桂萼於南京至即
用為翰林學士而用獻夫為侍講學士攻者四起獻夫
亦力辭帝卒用諸人議定大禮由是荷帝眷與璉萼埒
四年冬進少詹事獻夫終不自安謝病歸六年召修明
倫大典獻夫與霍韜同里以議禮相親善又同赴召乃

合疏言自古力主為後之議者宋莫甚於司馬光漢莫

甚於王莽主漢議者光為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

而光之說感人最甚主哀帝議者莽為首師丹甄邯劉

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

萬世誤後學臣等謹案漢書魏志宋史畧采王莽師丹

甄邯之奏與其事始末及魏明帝之詔濮園之議論正

以附其後乞付纂修官參互考訂俾天下臣子知為後

之議實起於莽宋儒之論實出於莽下洗羣疑上彰聖

孝詔下其書於史館還朝未幾命署大理寺事與璉萼
覆讞李福達獄萼等議馬錄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其
年九月拜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經筵日講尋代萼
為吏部左侍郎復代為禮部尚書明倫大典成加太子
太保獻夫視璉萼性寬平遇事亦間有執持不盡與附
會萼反陳洸獄請盡逮問官葉應驄等以獻夫言多免
逮思恩田州比歲亂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而罷鎮守中
官鄭潤總兵官朱騏帝乃召潤騏還思田既平守仁議

築城建邑萼痛詆之獻夫歷陳其功狀築城得毋止璉
萼與楊一清構獻夫因災異進和衷之說且請收召謫
戍削籍余寬馬明衡等而倍取進士之數帝優詔答之
寬等卒不用獻夫以尼僧道姑傷風化請勒令改嫁帝
從之又因霍韜言盡汰僧道無牒毀寺觀私創者帝欲
殺陳后喪獻夫因禮固爭尋復代萼為吏部尚書萼璉
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黨獻夫言陸粲等所劾百十人
誣者不少昔攻璉萼者以為黨而去之今附璉萼者又

以為黨而去之搢紳之禍何時已乃奏留黃綰等二十
三人而黜儲良才等十二人良才者初為御史以考察
黜上疏詆楊廷和指吏部侍郎孟春等為奸黨萼因請
復其職至是斥去時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
垣請嗣爵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故事
為證帝善其言下廷議外戚遂永絕世封璉萼既召還
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尚書李
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乃許兵部郎中盧

襄等獻夫請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給事中孫應奎劾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帝不聽都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選法徙張璉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西而用璉所愛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澤踰等躡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還故官獻夫及璉疏辨因引退帝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頃之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

張瀾以軍餘劾勳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
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獻夫等請從甲
言勅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譸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
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當是時帝
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偽得獻夫議不懌報罷於是
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
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璵獻夫耳漢已蒙詰譴言應
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為毛舉細故而頌大

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萬一有逆人廁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即報允然猶虛位以俟十年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鉉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駿趣之駿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既而使命再至云將別用乃就道明年

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初賜

獻夫銀章曰忠誠直諒令有事密封奏聞獻夫歸上之
朝至是復賜如故吏部尚書王瓊卒命獻夫掌之獻夫
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
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囑大稔
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為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數事
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大稔遂被逮削籍十
月彗見東井御史馮恩詆獻夫兇奸肆巧辨播弄威福

將不利於國家故獻夫掌吏部而彗見帝怒下之獄獻夫亦引疾乞休優詔不允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獨帝欲殺張延齡常力爭而其時桂萼已前卒張璉最寵罷相者屢矣霍韜黃宗明言事一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二歲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令乘傳予道里費家居十年卒先已加柱國少保乃贈太保諡文襄獻夫緣議禮驟貴與璉萼共事持論頗平恕故人不甚惡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鼎臨清知州言舉正德十二年
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性警敏善屬文及居言路
審諤自負世宗嗣位疏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
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
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
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
弊帝嘉納之奉詔偕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覈親軍
及京衛冗員汰三千二百人復條九事以上輦下為肅

清嘉靖初偕御史樊繼祖等出按莊田悉奪還民產劾
中官趙霖建昌侯張延齡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田莊
田為親蠶厥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
人獻民田王府者救被逮永平知府郭九臯莊奉夫人
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福傳旨授錦衣世千戶言力
爭不可諸疏率諤諤為人傳誦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勘
青羊山平賊功罪論奏悉當副使牛鸞獲賊中交通名
籍言請毀之以安衆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兩

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歷進御正德後漸廢以
言請復之七年調吏科當是時帝銳意禮文事以天地
合祀非禮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
敢決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言上疏請帝親耕
南郊后親蠶北郊為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
二郊合令孚敬諭旨言乃請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
敬亦難之詹事霍韜詆尤力帝大怒下韜獄降璽書獎
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請又贊成二郊配饗議語詳禮

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壇工興即命言監之延綏饑言
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為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
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為己地至比之張綵
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許爵且辭新命帝乃止
乎敬頤指百寮無敢與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為下
乎敬乃大害言寵言亦怨乎敬驟用彭澤為太常卿不
右已兩人遂有隙言抗疏劾乎敬及吏部尚書方獻夫
乎敬獻夫皆疏辨求去帝顧諸人厚為兩解之言既顯

與乎敬獻夫韜為難益以強直厚自結帝欲輯郊禮為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直經筵日講仍兼吏科都給事中言又贊帝更定文廟祀典及大禘禮帝益喜十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掌院事直講如故言眉目疎朗美鬚髯音吐弘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乎敬忌彌甚遂與彭澤構薛侃獄下言法司已帝覺乎敬曲乃罷乎敬而釋言八月四郊工成進言禮部左侍郎乃掌院事踰月代李時為本部尚書

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乎

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御史喻

希禮石金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帝大怒令言劾言

謂希禮金無他賜請帝寬恕帝責言對狀逮二人詔獄

遠竄之言引罪乃已以是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

多言為尚書時所議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帝每作詩

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辦

數召見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傳會賜銀章一俾密封

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繡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

全上尊珍饌時物無虛月乎敬獻夫復相繼入輔知帝

眷言厚亦不敢與較已而皆謝事議禮諸人獨霍韜在

讎言不置十五年以順天府尹劉淑相事韜言相攻訐

韜卒不勝事詳韜傳中言由是氣遂驕郎中張元孝李

遂與小忤即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

保進太傅兼太子太傅閏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學士

入參機務扈蹕謁陵還至沙河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

帳帝付言疏六亦焚言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譙責

馬時李時為首輔政多自言出顧鼎臣入恃先達且年

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其冬時

卒言為首輔十八年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

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

擬也武定侯郭勛得幸害言寵而禮部尚書嚴嵩亦心

妒言言與嵩扈蹕承天帝謁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

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

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帝幸大峪山

言進居守勅稍遲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

官因乎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

悉還累所降手勅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

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

少師勳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任言乃以手勅四百

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怒解命止行復以少傅太子太

傅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

心知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為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雷震奉天殿召言及鼎臣不時至帝復詰讓令禮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并責鼎臣已乃還所追銀章御書陝西奏捷復少師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江淮賊平璽書獎勵賜金幣兼支大學士俸鼎臣歿翟鑾再入恂恂若屬吏不敢齟齬而霍韜入掌詹事府數修怨以郭勛與言有隙結令助已三人

日相構既而韜死言勛交惡自若九廟災言方以疾在
告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
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
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已上御邊十四策冀以
解帝曰言既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初言
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
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
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會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

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
皆朕股肱相妒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
後始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領之
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辨語諄謾帝怒削勛
同事王廷相籍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盡發勛貪縱
不法十數事遂下勛獄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疾愈入直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治勛
獄悉其指授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銀幣

寶鈔羊酒內饌盡復其官階璽書獎美賜宴禮部尚書
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是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
矣慈慶慈寧兩宮宴駕勛嘗請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
合帝意至是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念興作費
煩對如勛指帝不悅又疑言官劾勛出言意及建大享
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勅稟入直西苑諸臣帝皆
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為履言謂非人臣法
服不受又獨乘腰輿帝積數憾欲去言而嚴嵩因得間

之嵩與言同鄉稱先達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
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寵言懼
斥呼嵩與謀嵩則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齟言代其位言
知甚愠諷言官屢劾嵩帝方憐嵩不聽也兩人遂大却
六月嵩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
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勅都察院數言罪且曰郭勛已
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為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
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

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
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入拜候直西苑言
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留八日會七月朔日食既下
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帝
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
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貶黜十三人高時以劾勛故
獨謫遠邊於是嚴嵩遂代言入閣言久貴用事家富厚
服用豪侈多通問遺久之不召監司府縣吏亦多慢易

之悒悒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
憐之復尚書大學士至二十四年帝微覺嵩貪恣復思
言遣官齎勅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若與
言並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噤
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銜次骨
海內士大夫方怨嵩貪忮謂言能壓嵩制其命深以為
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文選郎高簡之戍唐龍許成
名崔桐王用賓黃佐之罷王梟王暉孫繼魯之獄皆言

主之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鼂為言官論劾輒
擬旨逮訊龍故與嵩善瞻事牽世蕃其他所譴逐不盡
當朝士側目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
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
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豎詣
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
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
事未幾河套議起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思建立不世

功因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贊決之嵩與元炳媒孽其間竟以此敗江都人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與銑善銑方請復河套綱亟稱於言言倚銑可辨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帝令言擬旨優獎之者再銑喜益銳意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語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疏辨且言嵩未嘗異議今乃盡誣於臣帝責言強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言亦力辨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

階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
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許言納銑金交闖為奸利
事連蘇綱遂下銑綱詔獄嵩與元炳謀坐銑交結近侍
律斬綱戍邊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
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寃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
鸞何以知上語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
輩詐為之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讒恭下士似王
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

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當言死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其年正月竟棄言市妻蘇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削籍為民言死時年六十有七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為

不黨遇益厚然卒為嚴嵩所擠言死嵩禍及天下久乃
多惜言者而言所推轂徐階後卒能去嵩為名相隆慶
初其家上書白寃狀詔復其官賜祭葬謚文愍言始無
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
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無後

贊曰聰芻獻夫議尊興獻遂請改孝宗為皇伯考素正
統之緒瀆繼世之倫曲學阿世陷其君為過舉而不顧
謬矣逮乎遭時得君動援議禮自固務快恩讐宜其見

惡當時貽譏後世也言所奏定典禮亦多因時傳會雖
終明之世多守其說顧其志驕氣盈卒為嵩所擠亦有
以取之耳究觀諸人立身本末與其議事建言固皆無
足取裁云爾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考證

張璉傳帝益心動趣召二人

臣方煒按三年四月給

事中張嵩安磐等交疏劾璉并霍韜方獻夫桂萼請
并斥之見明實錄謹附識

張璉傳復條上七事

臣方煒按所條七事考璉等原

疏云獻廟大禮詔已頒頌而義乃益舛謹復條七事
其大要不出前言而提綱以便聖覽明明實錄謹附

識

張璠傳給事御史李學曾吉崇等言璠等曲學阿世聖
世所必誅 臣方焯按是時吏部尚書喬宇亦言學
士之職不宜使璠等濫居乞寢之上切責見明實謹
附識

張璠傳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 臣方焯按是
時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二
篇并辨璠等諸說上以其出位妄言逮治之于是璠

等條十三事以上見明實錄謹附識

張璉傳死杖下十餘人貶竄相繼

臣方焯按是時諸

臣復有被掠繫死者如編修王思給事裴紹宗御史
胡瓊郎中胡連員外郎申良等凡十有六人見明實
錄謹附考

張璉傳後議世廟神道廟樂武舞

臣方焯按世廟樂

舞之設禮部侍郎朱希周太常卿汪舉皆疏諫帝責
其妄見明實錄謹識

張璠傳遂與萼連章攻宏

臣方煒按五年四月萼與

璠奏奸宏受陳九川所盜貢玉又嘗納鄧璋彭夔賄
及居鄉不法事宏疏辨并陳萼等挾私誣訐狀見明
實錄傳云連章交攻蓋指此謹附考

張璠傳諸翰林恥之不與並列

臣方煒按諸翰林恥

與同列者如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修王思
皆上疏乞歸見明實錄謹附識

張璠傳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臣方煒按王世貞

史乘考誤云初上特加璉等宮保璉以前星未耀請俟異日上故特加少保無兼官見行狀志銘及進明倫大典表俱可證史言兼太子太保誤也鄭曉閣臣表亦無兼官謹附考

張璉傳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臣方燁

按七年璉疏請嚴宣諭杜私謁重制誥平潞賊定服制又應制陳言曰審幾微惜人才專委任求民瘼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張璠傳璠必下璠議 臣方焯按是時璠又議倣古立

九嬪以廣儲嗣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桂萼傳召命下衆益駭愕羣起排擊帝不為動 臣方

焯按三年六月修撰楊纘張衍慶等三十六人言臣

等與桂萼等學術不同議論亦異乞賜罷歸帝責其
輕肆奪俸有差見明實錄謹附考

桂萼傳為南京給事中所劾 臣方焯按是時劾萼者

為南京戶科給事中林士元事在五年正月見明實

錄謹附識

方獻夫傳四年冬進少詹事獻夫終不自安謝病歸

臣方煒按五年南御史趙元言大禮本出宸斷獻夫及璉芻書等未及一載累加遷擢宜并聽辭免帝切責之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考

方獻夫傳復代芻為吏部尚書

臣方煒按獻夫居吏

部時上言任用守令五弊一選任太輕二遷轉太數三旌舉不嚴四體貌太卑五職守不明見雷禮列卿

記謹附識

夏言傳復條九事以上

臣方煒按所條九事一請褫

寧夏冒廕太監張容魏英等一請覈凡以平賊冒功
曾陞職俸者一請罷諸臣因軍功陞授其子弟者并
自後諸臣不許假以武廕一請分別廠衛道獲妖言
及捕繫寇賊陞賞一請除五府錦衣衛不由軍功陞
叙者一請改正瀛官署職之弊一請究行查京衛親
軍稽留之弊一革過職級見在領勅管事者宜另為

銓代一請禁汰黜人員奏辨俱如所議見明實錄謹
附識

夏言傳諸悉悉諤諤為人傳誦 臣方焯按嘉靖二年

言有請遣近臣覆勘備倭失事諸臣功罪並區畫應
否通貢絕約事宜一疏乃遣給事劉穆往按之見明
實錄謹附識

夏言傳七年調吏科 臣方焯按嘉靖八年温州逃兵

變府衛不能制又海寇掠寧紹諸郡浙東大擾言請

都御史巡視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控制從之見雷禮
列卿記謹附識

夏言傳字敬忠彌甚遂與彭澤構薛侃獄下言法司

臣方煒按嘉靖十年七月行人司正薛侃疏請迎取
親王一人入京司香字敬密與彭澤謀誣言王請下
法司訊侃曰我自為之言寔不預遂釋言而戍澤邊
衛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夏言傳居數日怒解命止行

臣

方煒按是時帝手勅

吏部正復言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還閣辦事傳
未詳載謹據明實錄附考

夏言傳河套議起 臣方焯按十七年十一月巡撫山

西御史何贊有請復河套一疏見明實錄是為河套
議之始

夏言傳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謗 臣方焯按

是時部院叅言事惟任意跡涉強君帝曰爾等奉旨
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見明實謹附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九十六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
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九十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八十五

席書

弟春篆

霍韜

子與瑕

熊浹

黃宗明

黃綰

陸澄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郟城知縣入為



工部主事移戶部進員外郎十六年雲南晝晦地震命
侍郎樊瑩巡視奏黜監司以下三百餘人書上疏言災
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四肢
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
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
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
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
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

大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也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樊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興革之時不能用武宗時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屢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宸濠反急募兵二萬討之至則賊已平乃

返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鎮張賜假進貢
及御鹽名斂財十餘萬書疏發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
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饑奉命振江北令州縣十里一厰
煮糜哺之全活無算初書在湖廣見中朝議大禮未定
揣帝向張璉霍韜獻議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
出為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
袞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
下繼統武宗仍為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璉霍韜之

議未為非也然尊無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

君臣既奉孝宗為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

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

禮本人情陛下尊為天子慈聖設無尊稱可乎故尊所

生曰帝后上慰慈闈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

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

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

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

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其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諡也
豈宜加於今日議既具會中朝競詆張璠為邪說書懼
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議三年正月萼具疏并
上之帝大喜趣召入對無何詔改稱獻帝為本生皇考
遂寢召命會禮部尚書汪俊以爭建廟去位特旨用書
代之故事禮部長貳率用翰林官是時廷臣排異議益
力書進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至訾其振荒無狀多
侵漁書亦屢辭新命并錄上大禮考議且乞遣官勘振

荒狀帝為遣司禮中官戶刑二部侍郎錦衣指揮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闕哭爭盡繫詔獄書馳疏言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失俾獲自新不允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勞有加踰月乃會廷臣大議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為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

始終不稱濮王為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

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

乖悖又未嘗立為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

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

於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為父

以父為叔倫理易常是為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

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

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

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於獻帝章聖
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璵臣萇臣獻夫
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
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
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
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願陛下仰遵孝宗仁聖
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
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

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

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諛希恩者紛然還至錦衣百戶隨全光祿錄事錢子勛既以罪褫希旨請遷獻帝顯陵梓宮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等斥其謬帝復下廷議書乃會廷臣上言顯陵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全等諂諛小人妄論

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焉大同軍變殺巡撫張文錦燬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桓帝因而命之諭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請討之與政府忤時執政者費宏石瑄賈詠書心弗善也乃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

仁不可帝曰書為大臣當抒猷畧共濟時艱何以中材
自諉守仁迄不獲柄用四年光祿寺丞何淵請建世室
祀獻皇帝於太廟帝命禮官集議書等上議王制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
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
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
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
於太廟甚無據不報頃之張璉特奏上力言不可書亦

三疏如璵議帝遣中官即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
不悅責以畏衆飾奸乃議別立禰廟而世室之議竟寢
五年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以目書在
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創聞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裁
酌且世廟既成宜有肆赦之典請盡還議禮遣戍諸臣
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大孝也報聞書
以議禮受帝知倚為親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
尋以獻帝實錄成進少保眷顧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

而書得疾不能視事屢疏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輒慰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俸如故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諡文襄廕一子尚寶丞異數也書遇事敢為性頗偏愎初長沙人李鑑為盜知府宋卿論之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贓私因劾卿故入鑑罪帝遣大臣按不如書言而書時已得幸乃命逮鑑入京再訊書遂言臣以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鑑罪請勅法司辨雪及法司讞上無異詞帝重違

書意特減鑑死遣戍其他庇陳洸排費宏率恣行私意
為時論所斥弟春篆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以兄
為都御史改翰林檢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
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僉事夔亦
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龍改授者也書大怒疏言故事無
纂修書成出為外任者帝以書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
留擢編修書由是怨宏數詆謫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
累進春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

詔舉堪翰林者春欲召還故翰林楊惟聰陳沂尚書汪
鉉不可遂有隙後鉉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怒詔鉉
許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家篆為戶
科給事中黔國公沐崑劾按察使沈恩等篆與同官李
長私語崑奏多誣長即劾崑武宗責長誣重臣下詔獄
詞連篆并繫治謫外篆得夷陵判官世宗嗣位復故官
未上卒予祭贈光祿少卿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

讀書西樵山經史淹洽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楊廷和
方柄政韜上言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
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
大臣面決施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衆議而公駁之宰
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謗因言錦衣不當典刑
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廕
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概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
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

濫敍帝嘉納之及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考孝宗韜私為大禮議駁之澄貽書相質難韜三上書極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別擇崇仁王子為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為所後者又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為父母之說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

明其義謬為邪說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為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為父可乎唐宣宗當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叔反謂姪為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蓋迭相為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

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為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為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合也武宗嗣孝宗歷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強欲陛下重為孝宗之嗣何為也哉夫陛下為孝宗子矣誰為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無

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復強繼其嗣而絕興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興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臣下之為此議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興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

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即武宗之統亦不絕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興獻王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帝得疏喜甚迫羣議不遵行而朝士咸指目韜為邪說韜意不自得尋謝病歸嘉靖三年帝議尊崇所生益急兩詔召韜韜辭疾不赴

馳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
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
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謂陛
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
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
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
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
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為母雖

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啟皇太后必中心悅豫無疑貳之隙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謂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宗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

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惓惓以尊大
統母昭聖為請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而追報孝宗
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知陛下
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贊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
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彌文小節遂構兩宮
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
之情上啟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
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

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不可輕忽凡正旦賀壽聖母每致謙讓不敢受納之意俾官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世稱頌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帝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韜固辭且請令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即擢卿丞有文

學者擢翰林舉貢入任皆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因資
格帝不允辭趣令赴職下其奏於有司悉格不用六年
還朝命直經筵日講韜自以南音力辭日講請撰古今
政要及詩書直解以進帝褒許之其年九月遷詹事兼
翰林學士韜復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
陽楊廷和顯權植黨籠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故翰
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臣嘗建議
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為腹心內閣亦

不陰結翰林為羽翼且欲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躡居學士徐縉上何媿如之帝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禮部右侍郎韜力辭且舉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顏木王廷陳何瑋自代帝不允再辭乃允之六月大禮成超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韜因言翰林院修書遷官日講廕子及巡撫子弟廕武職之非而以為已不能力挽不可隨衆趨且稱給事中陳洸寬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韜復奏曰

今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嘗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為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為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乃允之韜先後薦王守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嘗因災異陳時弊十餘事多議行張璁桂萼之罷政也韜謂言官陸粲等受楊一清指使兩疏力攻一清奪其職而璁萼召還帝從夏言議將

分祀天地建二郊韜極言其非帝不悅責韜罔上自恣
言亦疏辨力詆韜韜素護前自遂見帝怒不敢辨乃遺
言書痛詆之復錄其書送法司言怒疏陳其狀且劾韜
無君七罪并以其書進呈帝大怒責韜謗訕君上醜正
懷邪遂下都察院獄韜從獄中上書祈哀璉亦再申救
帝皆不納南京御史鄧文憲言宜察韜心容其釁且天
地分祀是置父母異處郊外親蠶是廢內外防閑帝怒
謫之邊方韜繫獄踰月帝終念其議禮功令輸贖還職

尋以母喪歸廣東僉事龔大稔訐韜及方獻夫居鄉不法事大稔反被逮削籍十二年韜起歷吏部左右侍郎時部事多主於尚書兩侍郎率不預韜爭於尚書汪鉉侍郎始獲參部事韜素剛愎屢與鉉爭鉉等亦嚴憚之既而鉉罷帝久不置尚書以韜掌部事閣臣李時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為順天府丞韜言輔臣承天語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偽因守故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

道中大理少卿久之出韜為南京禮部尚書順天府丞
劉淑相坐所親贓私被鞠疑禮部尚書夏言姻通判費
完陷之訐言請屬事帝怒下淑相詔獄淑相與韜善言
亦疑韜主之遂訐韜扈蹕謁陵遠遊銀山寺大不敬韜
自訴因論言請諡故少師費宏為文憲不敬宏累被劾
狀按律增減緊關情節者斬且憲乃純皇帝廟號人臣
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尚書劉龍潘珍
輜龍與鈞互訐奏韜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輜給事中李

充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
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韜韜疑充濁倚言為內
主許充濁為奸黨復撫言他事言益怒奏韜大罪十餘
事且言彭時宋濂皆於正德間諡文憲不避廟號韜陋
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淑相復從獄中撫言他事帝益
怒考訊之辭服韜主使乃斥淑相為民降韜俸一級當
議乘輜時言被劾不預都御史王廷相會禮部侍郎黃
宗明張壁請禁飭小臣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

如韜以為言帝復申飭衆情滋不悅曹邁及同官尹相
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遷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
人羣飲郊壇松下侍郎袁宗儒期喪不當進表逼使行
韜上疏自理下廷議帝為停韜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
韜既與言交惡及言柄用韜每欲因事陷之上言頃吏
部選劉文光等為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抑之
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謫官尋復故人皆曰賄得宜諭吏
部毋受當事頤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

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為言發也於是鶴

鳴上疏自白並撫韜居鄉不法諸事帝兩置之無何韜

劾南京御史龔溁郭本溁等自辨亦劾韜帝並置不問

十八年簡補官僚命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

事府事疏辭加秩且詆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

狐鼠鑽結陰固寵權怨氣召災實有所自其意亦為言

發既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勛與

共齟齬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韜因顯頌勛言六飛

南狩時臣下多納賄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勛
不受饋今訛言復播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詔安羣情
乃詰韜曰朕昨南巡御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據實
以奏韜對請問諸郭勛帝責其支詞務令指實韜窘乃
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餽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
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
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所司
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

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諡

文敏韜學博才高量褊隘所至與人競帝頗心厭之故不大用先後多所建白亦頗涉國家大計且嘗薦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及廢籍李夢陽康海等在南都禁喪家宴飲絕婦女入寺觀罪娼戶市良人女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既去士民思之始與璉萼結既而比郭勛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遂不復稱為座主及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為門

生其議禮時詆司馬光後議薛瑄從祀至追論光不可
祀孔廟其不顧公論如此子與瑕舉進士授慈谿知縣
鄆懋卿巡鹽行部與瑕不禮為所劾罷起知鄞縣終廣
西僉事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寧
王宸濠將為變浹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授御史蕭淮
上之濠倉卒舉事卒敗本兩人早發之力出核松潘邊
餉副總兵張傑倚江彬勢贓累鉅萬誘殺熟番上功啓

邊釁筮死千戶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衆遮擊副使
胡澧撫按莫敢言決至盡發其狀傑遂褫職世宗踐阼
廷議追崇禮未定決馳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寶
倘必執為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興獻母妃當降
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權內庭時將仍舊稱乎抑
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之為后則於慈壽
徒有為後之虛文於母妃則又缺尊崇之大典無一而
可也臣愚謂興獻王尊以帝號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

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為皇太后而少殺其徽稱以示不
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
以兼盡疏至會興王及妃已稱為帝后下之禮官嘉靖
初由右給事中出為河南參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
明倫大典超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
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遂擢
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
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

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
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決是應召議執如
初帝愈怒褫決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
下兩人詔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鄰人俱充
軍杖福姊百人以為寃當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
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帝必欲殺之決家居十年至
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為南京禮部尚書改兵
部參贊機務二十一年召為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居

二年代許讚為吏部尚書帝於禁中築乩仙臺間用其
言決威福決論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禮故不遽
斥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坐事奪俸者再決知帝意
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褫職為民又十年卒決少
有志節自守嚴雖由議禮顯然不甚黨比尤愛護人才
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諡恭
肅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

進員外郎嘗從王守仁論學寧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
武宗南征抗疏諫尋請告歸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
中張璉桂萼爭大禮自南京召入都未上三年四月璉
萼黃綰及宗明聯疏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為
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為入繼大統者臣等
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
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大哉舜之為君視天下悅而歸
已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

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此聖諭令廷臣集議終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懼欺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興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為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為皇考昭聖太后為聖母而興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

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孝宗為皇
伯考昭聖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為皇考恭穆獻皇
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百
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
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羣臣詢萬民之意也
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明年出為吉
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

服闋徵拜光祿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

名以劾汪鉉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

主謀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

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況名擄掠已極當嚴冬或

困斃將為仁明累帝大怒謂宗明即其主使並下詔獄

謫福建右參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

侍郎遼東兵變捶辱巡撫呂經而帝務姑息納鎮守中

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生於有激

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
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
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
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驅駕氣勢恣行
胸臆宗明雖由是驟顯持論頗平於諸人中獨無畏惡
之者

黃綰字宗賢黃巖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廕官後府都
事嘗師謝鐸王守仁嘉靖初為南京都察院經歷張璉

桂萼爭大禮帝心嚮之三年二月綰亦上言曰武宗承

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為孝宗之子繼孝宗

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所以

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興

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斃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

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稱本生皇考復抗

疏極辨又與璵萼及黃宗明合疏爭大禮乃定綰自是

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綰與宗明斥其謬尋

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黜綰訟之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敍錄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璉等逐諸翰林於外引己所善者補之遂用綰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進詹事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

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為百戶後附璉等議大禮且交關中官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囑罷閒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召用詞連綰及璉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戍洪亦編原籍為民綰與璉輩深相得璉欲用為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並為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綰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為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

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徧攝諸部印十二年召拜禮部左侍郎初綰與璉深相結至是夏言長禮部帝方嚮用綰

乃潛附之與璉左其佐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覈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尚書汪鉉希璉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鉉覆覈鉉遂劾綰欺蔽璉調旨削三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帝留綰供事鉉於是再疏攻綰且掇及他事帝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因詆鉉為璉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帝終念綰議禮功

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璉貳矣。初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永議屠之。城中恟懼，外勾蒙古為助。塞上大震。巡撫潘倣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及廷議，並右源清。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而郎中詹榮等已定亂。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痍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之。疏下禮部。夏言以為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侵璉。璉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

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縮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
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縮一無所問以安其心
有為叛軍使蒙古歸者縮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縮大
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縮佯不問而密以牒授
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尚欽殺一家
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縮復圖形購
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遂令有司樹木柵設保
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

將吏功罪極詆源清永綰以勞增俸一等總及兵部庇源清陰抑綰綰累疏論帝亦意嚮之源清永卒被逮綰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諡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邇年叛服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往廷臣屢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為正使諭德張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綰詣行在受命綰憚往至徐州先馳使奏疾

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為大
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
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部擇郎官二人備
任使帝悉從之最後為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
給誥命如其官帝怒褫尚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任使事
亦竟寢久之卒於家綰起家任子致位卿貳初附張璠
晚背璠附夏言時皆以傾狡目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
璠上疏者為襄府棗陽王祐摠其言曰孝廟止宜稱皇

伯考聖父宜稱皇考興獻大王即興國之徽稱祀用天子禮樂祝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養宮中庶繼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泯時世宗登極歲之八月也自時厥後諸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失職武夫罷閒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論廟謨即璫萼輩亦羞稱之不與為伍故自璫等八人外率無殊擢至致任教諭王价遂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刑懲朋黨欺蔽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歸安陸澄初極言追尊之

非逮服闋入都明倫大典已定璉萼大用事澄乃言初
為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萼悅其言請除禮
部主事而帝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嘉靖四
年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刊布多繫建
言於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璉萼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
五人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
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
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

時建議若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
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
建言於璵萼等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
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聶能遷昌平致任教諭王价建言
三年二三月未經採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帝
從之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至
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鏜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
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為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

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
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
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
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
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鐘服妄議希
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豐坊
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聰輩已死不及見矣

贊曰嘉靖初欲追崇所生不過稱帝稱考其於孝宗之

稱未有異議也席書等邪說紛進與張璵桂萼相附和必欲改孝宗為皇伯考意惟在邀結主知而已厥後興獻入廟稱宗說者謂非諸人倡議之初心夫既以孝宗為伯則興獻之入廟稱宗乃勢所必至安能為之曲貸其責哉書韜在官雖當有建樹而功不掩罪決與宗明稍自斂戢見容於時亦復何足取若綰之傾狡尤不足道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考證

席書傳入為工部主事

臣方煒按書為工部時督漕

於清江廠綜理有方著漕船志見雷禮列卿記謹附
識

席書傳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臣方煒按書巡

撫湖廣時都指揮甘玉海等大肆貪虐軍民苦之皆
置之法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席書傳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又不由廷推因交
章詆書 臣方煒按是時給事中李學曾御史胡瓊
等各疏言秩宗重任非書所能堪不聽見明實錄謹
附識

席書傳乃條新政十二事以上帝優旨報焉 臣方煒

按書所條十二事做姚崇要說之意御史藍田劾書
自居姚崇比上元宗大不道上怒削田籍見明實錄
謹附識

席書傳乃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

臣方煒按書巡

撫湖廣時曾于元年三月薦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經畧西北得旨待缺起用不必煩以邊事見明實錄謹

附考

席書傳五年秋章聖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以目青在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初聞

臣方煒按嘉靖五

年會試書知貢舉舊例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以爵為次書疏革其弊見雷禮列

卿記謹附識

席書傳乃命逮鑑入京再訊

臣方煒按是時御史蘇

恩大理評事杜鸞訊其事各疏陳鑑罪狀并劾書動
援大禮壓制羣僚壞亂政體見明實錄謹附考

霍韜傳除職方主事

臣方煒按韜在兵部時極言清

軍武選之弊上可其議今京衛軍冊如武驥等四衛
例五年一次備造并查武選清黃事宜見明實錄謹

附識

霍韜傳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
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廕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
入京概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
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叙帝嘉納之

臣方煒按韜疏又陳去冗官清仕路正士風畧虛文
明教化久職任諸事見明實錄

霍韜傳且請令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
政體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即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

林舉貢入仕皆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困資格 臣

方煒按是時給事中沈漢劾韜欲變官制之謬見明

實錄謹附識

霍韜傳嘗因災異陳時弊十餘事 臣方煒按嘉靖八

年星變韜陳召灾六事曰宗室失所邊軍困苦冗官

擾民贓吏害民酷吏肆虐內官貪暴帝嘉納之見識

大錄謹附識

霍韜傳帝從夏言議將分祀天地建二郊韜極言其非

臣方煒按韜疏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秦朝政遺言書謂祖宗定制不可改周禮為王莽偽書宋儒為夢語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霍韜傳久之出韜為南京禮部尚書

臣方煒按嘉靖

十四年莊肅皇后崩議謚希旨者以四字請韜舊例制力爭之見識大錄謹附識

霍韜傳給事中李充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

臣

方煒按是時李充濁同疏抗者為給事中

謝廷蒞見明實錄謹附識

霍韜傳韜疑充濁倚言為內主訐充濁為奸黨復撫言
他事 臣方煒按是時韜并劾言受費完賄排劉淵
相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霍韜傳命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事府事
臣方煒按是時吏部尚書許讚有薦韜一疏遂有宮
僚之擢見識大錄謹附識

霍韜傳韜學博才高量褊隘所至與人競 臣方煒按

韜為兵部主事時論科道褻服授受詔旨大不敬給事中安磐等因劾其先議大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意在傾排時俱置不問見明實錄謹附識

熊浹傳由右給事中出為河南叅政

臣

方焯按浹為

叅政時會部境寇作浹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見獻錄謹附識

熊浹傳乃出為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叅贊機務

臣

方焯按浹為南京兵部時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幫甲

以甦因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見獻徵錄謹附識

熊浹傳隆慶初復官

臣方煒按隆慶元年並追贈浹

少保見明實錄

黃宗明傳正德九年進士

臣方煒按宗明祖瑛廬陵

教諭囊薛姓弗克復宗明登第首疏復黃姓見雷禮
列卿記謹附考

黃宗明傳尋請告歸

臣方煒按正德十六年陞宗明

工部屯田司郎中不起見明實錄謹附識

黃宗明傳徵拜光祿卿

臣方煒按宗明為光祿卿時

輯光祿須知為疏以進乞為中制使一切有常式著為令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黃宗明傳宗明雖由是驟顯持論頗平

臣方煒按宗

明嘗應詔陳四事一求才二勵志三定計四責任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黃綰傳嘉靖初為南京都察院經歷

臣方煒按嘉靖

初詔徵遺逸綰以御史朱節薦起為南都察院經歷

見獻徵錄謹附考

黃綰傳召擢光祿少卿

臣方焯按是時席書胡世寧

皆交疏薦綰乃有光祿少卿之擢見明實錄謹附考

黃綰傳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徧攝諸部印

臣方焯

按是時綰帶管操江嚴防禦謹盤詰一時江盜屏迹
見獻徵錄謹附識